

城市广场大舞池

■朱子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广场文化已成为我国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城市文化最活跃的娱乐与休闲方式之一。

其中，广场舞以其热情而质朴的生活气息和轻松的舞姿，为广场艺术增添了炫目色彩，成为广场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提升城市的幸福指数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广场、公园、社区，都会迎来一番热闹红火的景象——优美的舞曲响起，欢快的舞蹈跳起。

全国各地的广场舞大致“面孔”相仿。据了解，目前较为流行的当属佳木斯一位退休体育教师创编的“僵尸舞”。尽管名字听上去凄惨，但该舞自2012年起却风行全国。据悉，僵尸舞模仿的是摇滚巨星杰克逊《战栗》里的动作。在音乐的节奏下，身着白衣白裤手戴白手套的浩大队伍排成方阵迈着小碎步儿，上肢做着各种举、伸、侧抬等动作，那场面确实颇具震撼力。

说来有趣的是，广场舞的音乐皆以时下传唱最广的流行歌曲和红色歌曲为主，被网友戏称为“神曲”的广场舞音乐有《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姑娘我爱你》、《我从草原来》、《伤不起》、《老婆最大》等。

“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是舞蹈，而广场舞又是舞之母。广场舞源于社会生活，产生在人民群众之中。群众是广场舞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康玉岩在采访中介绍说，“广场舞已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透过广场舞，我们可以看出一座城市的幸福指数。”

笔者来到北京枫蓝国际商场前的广场，霓虹灯下，成排列队的跳舞人群紧随着音乐的韵律和节拍翩翩起舞，那整齐划一的动作使场景看上去蔚为壮观。广场的另一侧，则是数十对的男女随着同样的音律跳着浪漫的双人舞。

这里的广场舞是由一个叫李文成的人组织的。李文成原是首钢的电工，自1997年退休后就吧兴趣转向健身，跳了一段时间的交谊舞后，发现广场舞更好，不受有否舞伴的限制，便开始转跳广场舞。渐渐发现跳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便于4年前在这里开辟舞场，专门跳广场舞。教舞的老师也是首钢的退休员工，她跟着电脑的光盘自学，然后再教给大家，其中有佳木斯僵尸舞、扇子舞、健身秧歌、筷子舞等等。

除去极特殊的雨雪天气，李文成每天每天都准时组织活动。每天晚上7点，李文成把收音机、扩音器等设备用三轮车拉来，准备7点半开始的跳舞。晚10点10分活动结束后，他再把设备拉回家，充上一宵的电，以备第二天用。“其实也就图个乐呵。只要大家都开心了，我受点累也没什么。”李文成对笔者说。

对质朴生活的回归

实际上，在全国各个社区里，几乎每块空地都被广场舞占领了。这种以强身健体和自娱自乐为目的的广场舞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北京一个小区的广场上，笔者和几位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进行了交流。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从跳上广场舞之后，身体比以前好了许多。60岁出头的王大妈是广场舞的活跃分子，每天除洗衣做饭外，广场舞便成为她的全部，她乐呵呵地告诉笔者：“我以前血糖高，我们家有糖尿病家族史，如果不锻炼的话，那就很容易发展成糖尿病。自从跳上广场舞后，我的血糖一直正常呢。”一旁的刘大妈接茬说：“现在住在城里的高楼大厦，邻里之间也不太

交流，到这里跳跳广场舞，会结识很多人。我一天不来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和其他健身方式明显不同的是，广场舞有着较强的愉悦性。“跳广场舞会让人产生精神振奋的愉悦感，因为在公共场所跳舞，这使得跳的人有一种表现自我的机会，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产生一种自我价值感。”康玉岩进一步分析说，“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展现自我、健康自我的意识，他们从家里走向公共场所，开始跳舞交流和健身。对于他们而言，实际上这是一种潜在的回归，对质朴生活的一种回归，回归到‘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并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找到新型城市人的心灵归属。”

确实，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快乐有趣、展现自我的健身场所，让民众摆脱了城市空间的孤独冷漠，重新找到一种温暖的回归。

火红秧歌舞起来

■朱子峡

北京风景迷人的小月河畔，总能看到一群扭秧歌的老年人。不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寒冷冬日，她们穿着红着绿，腰系彩带，那整齐优美的动作，常常吸引过往人群驻足观看。

这天笔者观看时，发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娘颇为引人注目。也许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她的动作有些迟缓，在整个秧歌队伍里显得不那么合拍，但那脸上的笑却始终灿烂。跳上一段，她提前歇息下来。笔者见状便上前跟她攀谈，于是一段采访由此开始。

“我是跟着凑热闹的。”她有点不好意思。

她叫黄玉兰，今年81岁，是这个秧歌队里年纪最大的。“我跳秧歌的历史比她们都长。”她自豪地说。

黄玉兰于1932年出生于江苏苏北的农村，14岁那年不顾父母反对参加了革命，小小年纪的她便成为乡里的妇女主任。“参加革命后，我就组织乡里的妇女扭秧歌。记得有一次新四军打了一个胜仗，我们在路边扭了好几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1947年苏北解放的时候，我们秧歌队扭了好几天，当时真是太开心了……”

因为秧歌，黄玉兰也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一位英俊的新四军连长。“他看过我扭秧歌，就注意到了我，后来就托人向我求了亲。”就这样，秧歌成全了一段姻缘。

新中国成立后，黄玉兰又扭了几年的秧歌，“当时区里有一活动，我们就得参加。跳了几年之后就不再跳了”。虽然不跳了，可黄玉兰的心里却始终念叨着秧歌，有时家里没人时，便系上红带唱唱扭扭过上一把秧歌瘾。

“文革”流行忠字舞时，黄玉兰被选进她所在单位的宣传队。“记得那时我们经常下乡演出，每到一村，随便找块空地就开始演出了。那时跳得最多的有《社会主义好》、《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毛主席语录歌。”说到这里，黄玉兰轻轻哼起了这首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黄玉兰的生活再无“跳舞”二字，她专心于养儿育女，操持家务。不幸的是，她55岁那年经历了丧夫之痛。

黄玉兰再次接触秧歌是在1997年春，那时她儿子在北京工作，也把已退休的她接来安度晚年。而当时的北京，许多公园和广场早已出现一些秧歌的队伍。热闹的锣鼓声，一下子把她带回到激情的岁月中。于是，闲来无事的她便每天去附近的小月河畔看人家扭秧歌，时间一久，早已心痒的她便也加入进去。

从此，无论严寒酷暑，黄玉兰跟着大家勤学苦练。“参加秧歌队后结识了不少老年朋友，感

崇尚世俗的文化态度

生机盎然的广场文化作为在现代城市广场发展的新生产物，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它不仅反映着城市社区的完善程度，也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和象征。

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热闹的广场也像磁铁般吸引着在城里的打工者。笔者就此采访了一位看热闹的务工人员，他嘿嘿地憨笑着，说晚上没事干，就来这里看热闹。的确，广场文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正是因为广场舞这种类似‘原生态’的质朴，拉近了城里人和务工者的距离，使城市生活充满和谐温馨。”康玉岩如是说。据了解，广场文化的兴起，不仅减少了社会矛盾



▲如今风行全国的广场舞——佳木斯“僵尸舞”。

►以强身健体和自娱自乐为目的的广场舞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觉又找到了新的集体。”那年的10月，她所在的秧歌队在海淀区中关村体育场举行的秧歌大赛上还拿上了名次，这让她感觉到了生活的美好，令她从丧夫的阴影中彻底走了出来。

2002年，北京市推广普及新秧歌，结合京剧锣鼓点、现代流行音乐，自编自创了沙罐秧歌、激灵圈等七八种舞姿优美、富有时代感的新秧歌，让黄玉兰的秧歌热情越发高涨。“这新秧歌比传统秧歌有了创新，有舞蹈动作还配了音乐，跳着都带劲。”秧歌给黄玉兰带来了健康、快乐，也让她的晚年生活有滋有味。尽管年纪再大一些之后，扭秧歌时感觉力不从心，但黄玉兰还是尽可能每天都去凑凑热闹，活动一下筋骨。

和黄玉兰一样，很多老年人喜欢秧歌，不仅在于强身健体、排遣孤独，还在于秧歌与老年人的情感经历和潜意识相吻合。她们这辈人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坎坷，年轻时的热情，中年时的压抑和进入晚年以后的孤独、迷惘，很容易激起她们对往日纯情的怀旧。这种怀旧既是对时间的一种感慨，又是对年龄的一种超越。“我扭秧歌时，仿佛回到了童年。”黄玉兰说。

的发生，同时也净化了社会风气。

看热闹的不仅仅有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很多市民。实际上，人们对于广场有着深深的情结，搬个小板凳在广场看电影已成了很多40岁以上的人心中留恋不已的温馨一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西来认为，广场文化的发展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向笔者介绍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状况越来越接近市民社会。人们对文化的态度也明显具有崇尚世俗的特点。人们需要的是一种轻松简单的休闲文化。”

作为新型城市的文化意象，广场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在沿着继承、创新、发展的健康轨道向前迈进的同时，广场文化将为人们未来的美好生活发挥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秧歌舞起源于几百年前的农村，是乡村人庆祝节日、喜事的一种活动。而它的兴起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给秧歌赋予了一种政治功能，使它成为军民联系的一个象征。那时候，哪里有解放军，哪里就有锣鼓声。”1923年出生的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贾作光是位老革命，对秧歌舞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谈到秧歌舞的发展和演变时他曾向笔者介绍说：“到了50年代中期，秧歌渐渐被交谊舞以及‘文革’中的‘忠字舞’所取代。‘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审美意识随着精神的解放而开始复苏。如今，秧歌的兴起和流行首先得益于我国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国泰民安、百废俱兴的一种体现。”

有专家认为，秧歌在城市的火爆仅仅是传统的民间文化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过程中的回光返照。更有人预测，秧歌在城市的生命力会随着解放前出生的老年人的离去而逐渐减弱。然而，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感谢秧歌，感谢它给这批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受过沧桑的老人们身心上所带来的快乐和慰藉。

岳麓书院打造国学“特区”

“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成立

本报讯3月26日，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在湖南大学正式成立。这意味着继清华大学国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等之后，我国又拥有了一所设在校的国学学术重镇。

据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介绍，新成立的中心将整合国内外学术资源，围绕经学、史学、子学、古典文学、湖湘文化等内容开展研究和传播，努力将中心建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地，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世界的高端学术平台，以实现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

记者了解到，中心拟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如面向海内外学者设立国学研究终身成就奖、国学研究成果奖两大奖项，在国内外聘请“国学特聘教授”和“国学兼职教授”，以组建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研究队伍，探索新型文科学术制度。

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亦表示，该校将在人、财、物方面予以倾斜，形成有利于中心发展建设的体制机制，打造国学研究与传播的“特区”。

成立大会上，新时期如何弘扬国学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教授认为，今天面对的中国社会、文化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今日国学研究应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基础上承担起新的使命。作为该中心的发起人之一，中心指导委员会主任、湖南省委常委许又声表示，应秉承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传统，增强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深入挖掘传统国学的当代价值。

据悉，作为打造高端学术平台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心还将定期举办岳麓书院讲坛，邀请国际国内顶尖级国学专家开坛讲学。首期讲坛拟在今年4月由著名语言学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开讲。

(成舸 张一弛)

文化微议

孔庆东状告“80后”作家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近期将《孔庆东现象批判》一书的作者曾勋和出版该书的出版社告上法庭，认为该书在内容及形式上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日前，海淀区法院已受理此案。

孔庆东在起诉状中称，该书“通篇极尽恶俗侮辱诽谤之能事”，从污蔑自己为“魔鬼和邪恶的代名词”、“流氓文人”、“文化傀儡”，到诋毁自己“患上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星宿派的丁春秋”等等不一而足。

点评：这本书腰封就颇有江湖味道，“孔庆东与于建嵘、方舟子、韩寒的大乱斗”，“与摩罗、司马南、贺卫方、郭德纲、白岩松的恩怨情仇”，“知识分子的江湖，血雨腥风的再现。少侠与醉侠论剑，究竟鹿死谁手”。看来，这就不是一场文化评论的对决。

西安阿房宫景区建成仅13年将拆

媒体报道由于仿造的秦阿房宫景区大部分位于阿房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控制地带，从保护遗址的角度出发，这个建成仅13年的“阿房宫”将拆除。

该开发公司董事长介绍，企业当初来西安投资时，经多方考察最终选定这个被陕西省政府作为招商重点的项目。因景区选址位于阿房宫遗址的一般保护区内，项目前期规划、选址等均有省市文物局、规划局负责把关。1995年，秦阿房宫景区正式开工，2000年与游客见面。景区占地680多亩，投资了2亿多元。开放第二年，每年游客量达50万人以上。

对此，相关负责人说，现在的阿房宫景区在遗址保护区范围内，却没有按照规定建造，存在不少违规建筑。更重要的是，西安市将以阿房宫遗址的文物保护为核心，建立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和城市中央森林公园。

点评：无论现在景区有什么问题，毕竟建成只有13年，现在一句话就说不拆，不得不让人问：你们早干吗去了？城市规划需要谨慎，如果真的出现问题可以修改，不一定破旧立新，何况还是“破新”呢。

经典不能变连环画

3月20日起，由濮存昕、梁冠华、杨立新、冯远征等多位大腕主演的话剧将在重庆大剧院连续演出三天。这一版本的《茶馆》，几乎保留了老版最醇正的味道。

为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如今经典翻拍、改编很多。对此，几位主演不认同，梁冠华认为：“应该对观众有一些要求，必须要求受众作出一些努力，接受这些经典，经典不能变成连环画。”杨立新表示：“《茶馆》是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它深刻展现了那个时代，不用借与时俱进来给它贴上其他的标签，经典就是经典。”

点评：对于经典的理解每个人都不相同。而对于经典的态度，有人想保留最原始的味道，也有人想根据自己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去表现。无论怎么改编，都要把握度。

“职业配书人”兴起

这是一个新的职业。因企业高管、白领等为代表的高端人士平时几乎没有逛书店的时间，但有着很大的图书消费需求，而“职业配书人”使图书营销的私人定制服务变成了可能。

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老总梁先生在对“配书人”的服务很满意，特别是能把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畅销书几乎一网打尽。“这是个圈子的问题。要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总得有话语气。就像很多人并不是爱《纽约客》，而是需要那上边的话题作为圈子内的谈资。”梁先生说，“如果其他人在聊《正能量》和柴静，而我一句话都插不上，我就OUT了。”

点评：如此读书虽省事，却少了淘书的乐趣。其实，书店也和大学一样，进入其中的人不但是买书，还是享受过程享受氛围。况且由他人左右自己的阅读，就像他人左右了自己的思维，这种“高级定制”，难免流于肤浅。

二月河不认可网络阅读

当下不少年轻人放弃书本，投入电脑的怀抱，二月河表示，这是一种亟待重视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阅读品质的严重下降。

二月河认为，阅读原本就应该是一件传统的事情，安安静静、稳稳当当。而当下许多人阅读时都停留在了解和浏览的层面，不愿意仔细琢磨。

电脑给人带来的回味与思索，深入的程度远远不如书本，而且网络阅读让人很难真正进入到文学思维领域，更谈不上引发读者精准的思考和细致的推敲。

二月河说：“在阅读量大的时候，不可能一次消化完，遇到经典、深奥的段落和章节，一定要记住多少页、多少行，当时没有领悟的，可以回过头来再去慢慢消化，细细品味，这样既不影响阅读进程，又可以真正探寻到作品的精髓。”

点评：像二月河这样才是真读书。尽管网络阅读、电子书不可避免的到来，但也不是纸版书的结束。正如二月河所说，从细品味这点来说，纸质书具有优势。

栏目主持：喜平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天文学史大系”

科学出版社
Science Press

中国科学家思想录

在同济大学举行 院士书画展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中)等观看书画展。

姜锡祥摄

本报讯 出自十多位院士之手的逾百幅书画作品，呈现了科学理性与艺术之美的和谐交融。由中国工程院书画社主办、同济大学承办、以“科学与艺术”为主题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书画展”，3月21日开始在同济大学举行。

此次展出的百余幅书画作品，涵盖了书法、国画、水彩画、铅笔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书画作者包括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遗传学家李振声、应用地球物理学家何继善、人工智能及计算机图形专家潘云鹤等十余位院士。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程院书画社社长潘云鹤，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祖翼，中国工程院院士戴东、项海帆、范立础、李同保、王红阳，沪上著名书画家毛国伦，上海书画院执行院长乐震文等出席展览开幕式。

周祖翼在讲话中表示，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双翼，同济大学一直积极致力于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此次一批著名科学家的书画作品在同济展出，让学子们有机会感受到这些科学家在追求科学真理的同时，所拥有的深厚的艺术底蕴和人文情怀。

(黄辛)